

## 李久先會長訪問紀錄

訪問時間：2012年5月4日下午兩點半

訪問地點：退休人員聯誼會

訪問人：圖書館校史館組長李毓嵐

記錄人：助理徐義法、助理林瑋禾

受訪者簡介：李久先會長於民國四十五年(1956)進入臺灣省立農學院(國立中興大學前身)森林學系就讀，民國四十九年(1960)畢業後，前往日本東京大學攻讀森林經營與國際公法的博士學位，學成歸國後回到母校森林學系任教。李會長在興大服務將近半個世紀，曾經擔任教務處秘書、代理森林系系主任、教務主任、訓導主任、夜間部主任、夜間部聯招委員會主任、森林系系主任、森林系系友會理事長、實驗林管處處長等諸多要職，為學校發展貢獻良多，現為興大退休人員聯誼會會長。

### 一、求學歷程

#### (一) 大學時期

##### 1. 學校課業

我是民國四十五年(1956)進到中興大學(簡稱興大)，當時是臺灣省立農學院森林系，民國四十九年(1960)畢業。就學四年間過著極為純樸的校園生活，當時住在國光路郵局後面男生第三宿舍，餐廳也在旁邊，因此同學在一起的時間非常多，吃飯、唸書、玩樂都在一起。教室是木造建築，屋頂是瓦片，記得每當中期末考時候都是燈火通明，大家都在開夜車，早上在校園內仍可看見同學在路邊朗誦英文，那段時光可說是我從小到大求學歷程中，最值得回憶的日子。

系上主要課程有經營、林政、樹木、森林利用、伐木運材等課，當時就有再生資源概念，不過現在森林政策過於重視保育，並未顧及林業生產，這是我們當初始料未及。故有些科目後來有用，如造林學，有些則不實用，如伐木運材；當初較冷門的林政學，現在也變得熱門。我想森林系課程是跨學院，比如森林美學歸文學院，伐木運材和森林利用屬於工學院的課



圖一：李久先會長大學學士畢業照。  
圖片來源：1960年省立農學院畢業紀念冊

程，森林計算和航空測量、數學等相關課程屬於理學院，木材商業屬商學院，可說是包羅萬象。

那時候老師很嚴謹，如朱大鼎老師的課堂點名，如果學生不在課堂上會很吃虧，偷偷翹課是很大忌諱。班上有位同學叫姚璋，功課很好，有一次上課趁老師寫黑板時偷溜出去，因個子很高，馬上被老師發現，那門課就被死當，朱老師很討厭投機取巧學生，剛好那次運氣不好被老師抓到。姚同學就因這門課重修，得晚三年出國，本來只要晚一年，因在路上被國軍裝甲車撞到，腳受傷動手術復建，耽誤更多時間。我曾幫他向老師求情，朱老師對我很好，總是給我最高分，但他對教課要求很嚴格，故那次求情並沒有成功。當時我該課成績七十六分是班上最高分，班上被當的人很多，不過我們都尊重老師決定。回到系上服務時，老師也都還認得我，能叫出我的名字。

實習課場地主要是新化林場和惠蓀林場，當時要過去那邊不像現在這麼容易，交通很不方便，第一天要先在埔里留宿，第二天再搭車到林場。而且道路都還是石子路，搭南投客運時會因路況不佳或公車老舊，還要幫忙推車。早期森林系沒有女生，山上只有一間大房子，但是現在不同了，幾乎有一半是女學生。一個科目大概要實習一個星期，和臺灣大學(簡稱臺大)的實習不太一樣，一次就是安排好幾個課程一起實習，常常持續一個月。課程大都是測量、經營、樹木、造林學實習。

專業科目以外課程，在大一時的明允中老師，主要是教授國文，我很喜歡明老師，因為他對我很肯定。考試時他會出題目讓我們自由發揮，我當時就填了一首詞，他很讚賞，說我的文學造詣不錯。另一位是教英文的鄭震宇老師，班上同學受過他教導後出國留學的人很多，這是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兩位通識教育老師。至於專業科目老師，如造林學陳振東老師，以及林政學朱大鼎老師，樹木學林渭沔老師、經營學劉慎孝老師等，這幾位老師我的印象都很深，他們所倡導的理論都是我們很樂意去追隨。

## 2. 校園生活

圖書館在椰子樹盡頭右邊，左邊是運動場(今土環大樓附近)，學生踢足球或是其他運動都在那進行。當時學生人數少，有座小禮堂可以容納數百人，因空間小，各系之間接觸機會很多，常會互相切磋學問，和現在各系獨立情況不同，以前大家都是打成一片，運動場上都是各系組成聯隊。那時校園不大，主要都是農場，平常如果不是實習不會過去。道路也很小，戲稱情人道，其意為給情人牽手散步的道路。後來在羅雲平校長時期才把校園格局放大，當時國光路還未打通，只到郵局那邊，校園很寧靜。

當時男生第三宿舍，一個房間住八個人，四張上下床，室內很熱鬧，不同年

級學生住在一起。我的寢室裡就讀森林系的只有兩位，其他六位都是農經系學長，學長們後來都很有成就，比如曾任農委會主委邱茂英先生，美國農業部官員葉正捷先生、加拿大校友會會長陳詩文先生等，使我們也沾光。大家吃住都在一起，感情似兄弟，領帶和帽子是否有戴正都會彼此注意，數十年後再遇到學長們，像久未見面的親人，很高興。每次開會我舉手，邱學長總會讓我第一個發言，這就是長年相處下來的感情。

餐廳都是大鍋菜，飯可以讓你一直吃，但菜就是一瓢，只能乖乖吃掉，沒有其他選擇，有蟲也是自己夾掉，不會有什麼異議。如果有滷蛋，或是五花肉，都會當成是加菜。剛進興大時，一個月伙食費是九十塊，畢業時漲到一百二十塊，並不是很重的負擔，大家就開心地吃著大鍋菜，非常親密地一起生活。

### 3. 課餘活動

其實在我們大學的階段，因為同學大部分家裡經濟不是那麼好，很少出去玩，加上多數家長也並不贊成同學玩樂。從事的休閒活動大多是打橋牌、音樂活動以及體育活動。學校社團不多，最大活動就屬畢業舞會了。

平常我們並不會舉辦舞會，都是等到畢業季節時，才会有活動。畢業舞會地點在新生廳，位於臺中公園後面公園路上。畢業那年因為班代葉常肇與幾位同學們邀約一起參加畢業舞會。雖然本身對跳舞沒有太大興趣，但受到同學們激勵，臨時找了一位舞伴，那位舞伴是我平常在臺中信用合作社存款時認識的陳小姐，她是負責臨櫃服務。我們約在臺中法院附近見面，而後直接前往會場。到了會場，好多同學找她跳舞，並且還有同學要求我將女伴介紹給他們認識，這場舞會是我這輩子難忘的回憶之一。

### 4. 軍旅生涯

大學畢業後進入陸軍測量學校服役，該校在當時算是軍中很好的學校，在裡面學到很多測量技術，不論是平地測量、航空測量，各種測量技術讓我們在幾個月內獲得不錯訓練。軍中生活中讓我最回味的活動是在預備軍官時，利用訓練暇餘時間，建立一支足球隊，是由興大與臺大成員組成的聯隊。我擔任隊長，在第一場足球賽就打贏了測量學校球隊。隊上守門員陳義明先生後來成為臺中農校的校長，這個回憶也令人回味無窮。

## (二) 出國深造

### 1. 留學動機

當初選擇去日本留學主要是受到岳父影響。我們家當時在大陸受到戰爭影響頗大，尤其是在軍中擔任營長的堂叔在戰爭中陣亡，因此對日本人印象不是很好。但記得我小時候，對日本人並沒有太多歧視或憎恨。有一次在家附近遇到一批日本軍人，他們把我背在肩膀上，帶著我去看戲，看完戲後又將我安全送回家，那時便覺得日本軍人也有好人，並不是所有日本兵都是壞人，是戰爭使人瘋狂。所以岳父希望我去日本留學時，再加上申請到一間名聲還不錯的大學，於是便想去看看。

當還在興大就讀時就已經在學習日文。常利用放學以後，向一位在臺中商專(今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任教的老師，他的夫人是日本人，名叫荒木道子，由她來教導一些基礎日語會話。然而學到的到了日本僅能應付簡單的日文，大部分還是到了當地才漸漸學會。透過在日本的寄宿家庭、看電視節目，充分融入當地生活起居，這樣才能在兩三個月內增進日文能力。對我而言，學語言最重要的還是環境，以及後天努力。

### 2. 異鄉歲月

在日本，日本人對我很友善。比如在日本租屋時的房東，擔心我晚上會著涼，特地把他的暖爐搬到我房間給我使用；還有就讀東京大學的教導老師嶺一三教授、平田種男教授，對我也是十分客氣，很有耐心地教導，尤其剛開始日文還不是很好，教授知道這樣情形，還會將他所說的事情寫給我看，我再以書寫方式回覆，教授們也不會介意。

教我國際法的明治大學立石教授，跟我說當時他在南京戰場作戰時，總是將槍口向著天空，因為不想傷害任何人，即便是長官要求屠殺中國人，也未曾執行過上級命令。他還向我保證，在戰爭期間，絕對沒有殺過任何一個中國人。在日本期間遇到多數日本人都倡導和平、反對戰爭，尤其是經歷過空襲、戰亂的人們，絕大部分都很反戰。所以我在想，或許真正對戰爭瘋狂的人，是當時日本執政者，在底層的日本人，多數人就像我的日本教授一樣，是很反對戰爭。

當時國內研究所比較少，同學們都會想辦法出國唸書，剛好我運氣很好，能申請到日本東京大學(簡稱東大)，該校在戰前稱為帝國大學，戰後改為國立東京大學。專攻森林經營，老師在日本學術界相當有名氣，啟蒙我的老師是嶺一三老師和平田種男老師，有這個機會能追隨他們，從碩士班到博士班都很順利地完成學業。

中間有一段小插曲，博士班一年級時，碰到日本全國性學潮，這次學潮以東大為主，學校被學生佔領，出入要憑學生證，有些老師被鬥爭，沒辦法自由地教書，那段時間我便待在研究室陪伴老師，現在那位老師還很懷念當時帶給他的安定感。因為環境很混亂，就改換鄰近的明治大學就讀，自己很想念法律研究所，對方說依照學制，沒有硬性規定不能念，只要用同等學歷報考即可。自然科學領域要考社會科學領域比較容易，但社會科學領域要考自然科學領域就比較難，因為要加考數學或生物等科目。當時想有機會就嘗試看看，結果一試就考上明治大學公法研究所，主修國際公法，探討國際法與世界秩序的關係。受到日本外交界老師的啓蒙，參加日本國際法學會，成爲會員，是一段值得回味的日子。學潮結束後，回到東大把學業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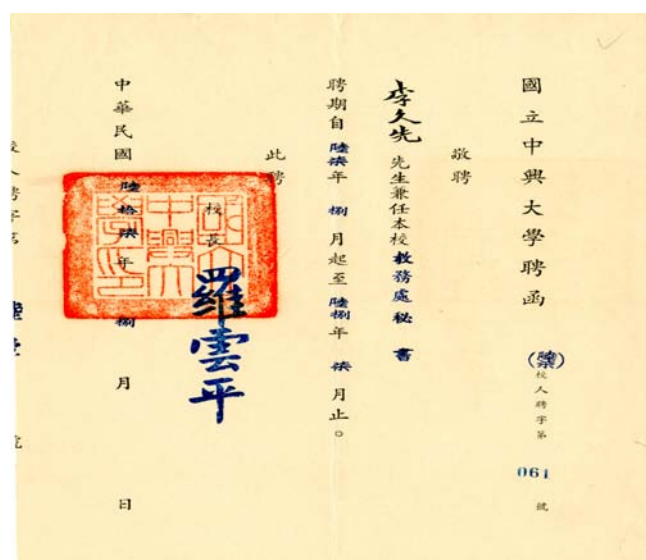
## 二、返校服務

### (一) 教務處與夜間部時期

畢業回國後，先在臺中女中教了幾年書。數年後剛好有兩個機會可供選擇，一個是文化大學森林系主任滕永年主任的邀請，該校校刊還發表歡迎我回去任教的文 章；另一個是母校森林系林政學和經營學老師有缺額，系主任廖坤福老師，也邀請我回母系服務，他現在仍健在，所以很高興地接受母校邀請，並費了一番口舌婉拒文化大學好意。回到母系後，這一路走來很順利，回到自己母系，什麼都感到舒適，朋友、老師都很熟悉，因為從大學時代就相處到現在。

回到母系後第二年，受教務長劉經業老師邀請，擔任教務處秘書；他是教我樹木學與指導畢業論文的老師。

剛回到系上雖然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老師的邀請不敢拒絕，到教務處服務了一年。繼任的李慶餘老師，是農經系教授，跟我是同鄉，又是我姊夫同學，便跟我說：「你幫你的老師一年，至少也要幫我一年。」於是繼續再做一年，所以教務處秘書當了兩年。任滿後回到系上，系主任候選人羅紹麟教授趕著到德國進修，沒辦法當系主任，於是羅雲平校長便聘我爲代理系主任，代理了一學期。代



圖二：李久先會長擔任教務處秘書時期之聘書。  
圖片來源：李久先會長提供。

理期間有一件很高興的事，就是申請增設研究所、博士班企劃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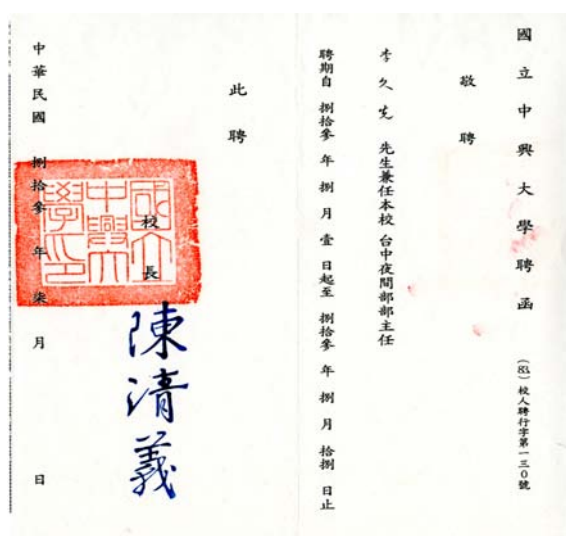
後來陳清義老師告訴我，他再過不久就要去夜間部當主任，詢問我能不能當教務主任，因他三顧茅廬到我研究室拜訪好幾次，於是答應效勞。不過後來是先當兩年訓導主任，才繼續當兩年教務主任。到第四年暑假，陳老師告訴我他要去當校長，能不能接替他主任職務，我也輕鬆答應，結果一接就是六年，等於在夜間部服務了十年。

在夜間部服務期間令我印象深刻的事主要有兩件事情：第一件是每年都要舉辦中部地區學校夜間部聯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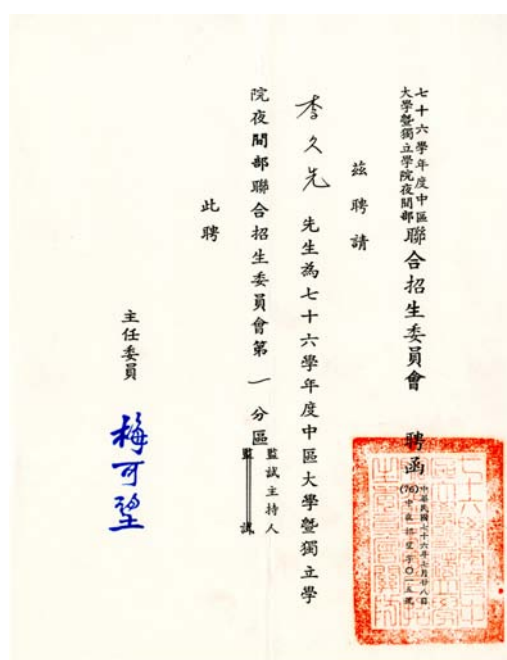
中區學校夜間部聯招，主要有中興大學、東海大學、逢甲大學、靜宜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以及後來加入聯招的大葉大學等校。雖然號稱是聯招，實際上獲利最大的學校其實是我們興大，因為這些學校裡，只有我們是國立大學。學生在各方面考量下，往往會將興大列為第一志願，不論是中文系、外文系、歷史系、企管系或者是會計系，興大都是中區學子們心目中第一志願。

當時舉辦夜間部聯招，主要是透過中興大學、東海大學、逢甲大學三所大學輪流主辦聯招考試，由於靜宜大學能夠支援考試業務人員有限，沒辦法參與主辦。也因為這樣，聯招命題、閱卷，幾乎都是由主辦學校人員承接，經過十餘年共同努力，將聯招制度完全發揮。

因聯招制度完善，使我至今仍然認為聯招比起現今繁複升學制度要來得簡單、公平、公正許多。以分數高低分發學校科系，可以避免所謂「人情」，一切憑學生個人能力與努力程度評斷學生所能就讀的科系，在我看來是最為公平、公



圖三：李久先會長擔任夜間部主任時期之聘書。  
圖片來源：李久先會長提供。



圖四：李久先會長擔任夜間部聯合招生委員會召集人之聘書。  
圖片來源：李久先會長提供。



正，日本、大陸目前也仍實行聯招制度。對於臺灣現今多元入學，由於不是主事者，就不方便表示意見，如果徵詢我的意見，還是較傾向舊有聯招制度。以前家長、學生只需繳一次報名費、一次公平考試決定就讀學校，比起現今繁複多元入學方案實在是來得簡單多。

在夜間部還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在夜間部校舍外頭，有兩座亭子：弘教亭與明倫亭。這兩座亭子是我擔任夜間部主任時建立。這兩座亭子興建有一個原由：因那兩座亭子所在地是之前學校徵地時，向當地農民徵收，當時劉道元校長徵收那塊土地後，向農民保證將來會建亭子，或是建碑說明校地是農民捐地給學校的貢獻，而不是藉由買賣土地的商業行爲。

結果幾年下來，學校方面並沒有興建涼亭或建碑動作，此事我得知後，決定為劉老校長完成他與農民之間的諾言。從設計涼亭，到工程興建，全部由夜間部統籌興建，亭子完工後，邀請劉老校長為亭子剪綵。先前我曾詢問校長該為亭子命什麼名字比較好？劉校長回答在他的日記裡早已經擬好，亭子命名為「弘教亭」，有「弘揚教育」的意思。後來，許慈書教授認為要興建另一座亭子來做對稱，在景觀上也較美觀，於是又興建明倫亭，以上是這兩座亭子由來。



圖五：李久先會長玉照。  
圖片來源：1985年國立中興大學畢業紀念冊。

弘教亭裡頭刻有當時捐款人姓名，剪綵當天，也邀請捐款農民以及家屬一同來見證。雖然這只是個微不足道的亭子，但表達了興大對農民們一個承諾，是我在夜間部主任任內最值得回憶的事。

## (二) 系主任時期

擔任夜間部主任職務告一段落後回到森林系，適逢系主任選舉，我有幸被推舉並接任，故再當了三年系主任。當時森林系分成兩組，等於是兩個系的規模，一個是林產組，一個是林學組。在這兩組底下，又細分四個小組；林學組底下分成經營小組、生物小組；經營指的是森林經營，生物方面則是指生態維護方面。至於林產組，底下則分成物理、化學兩組。林學組宗旨是建造森林、生產森林、利用森林；林產組則是加工製造，將木材加工製成家具、造紙等。雖然森林系是單一系所，其實裡頭分工是相當細。

隨著時代演變，國家變得富裕，不必再靠生產林產物轉換成營收，這跟我國早期倚賴大量生產木材及加工製品創造外匯利潤的情形有很大不同。在以前，不論是興大，或是臺大，都是靠類似木材加工產業，創造學校額外收入，同時幫助國家財政。後來國家工商業發達，對木材生產需求不再那麼重視。現今政府提倡

環保救地球、重視綠化理念同時，總不能因為本國森林需要保育不能生產，而去砍伐國外木材，這麼做是不對的，因為地球是大家的，沒有理由因一己之私，而影響整個環境。臺灣現在有百分之九十木材都是從國外進口，自產木材不到百分之五，使得其他國家開始質疑我國究竟一年生產木材總量有多少？林務局竟然無法提出完整數據。

有一次日本京都大學學者與林農來臺，我受邀參加送別餐會。坐在日本學者與林務局長中間，日本教授學者問到我國一年生產多少木材，官員回應我國一年木材需求數量在八、九百萬噸，但只能生產約二、三萬噸木材，當時一位在座日本林主回答道：那就跟我家生產的量是一樣阿。這句話聽起來顯得格外諷刺，一個國家木材生產量竟然跟一個日本林主生產數量是相同，這使我們感到有些困窘。

此外，我國對於木材需求量不少，但一年能生產數量完全不能夠應付這樣龐大需求，在政策驅使下，我國不開發自己森林木材，反而是去大量砍伐國外森林木材，這麼做在道義上顯得有些過意不去。因此我認為森林系未來發展，或許還是要回歸到自身所學知識，具體運用在林場經營、開發利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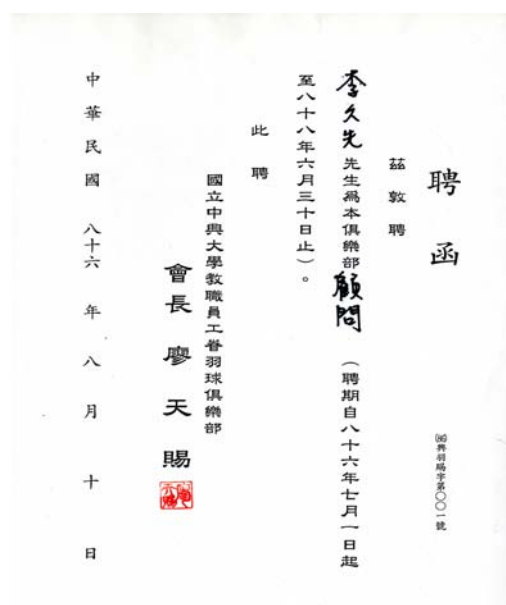
擔任森林系系主任期間，將系務組織如同系學會，以及系友會一樣，組織相當完備，我也在系友會裏頭擔任理事長，並且服務最久，成功團結了系友會成員。

森林系系友會目前是以基金會形式運作，這個基金會是系上一位很有衝勁的廖天賜老師四處奔走，結合大量資金，透過臺中市政府立案背書所成立的能高基金會。原本有一個惠蓀講座，因交由興大使用，又額外設立講座，惠蓀林場以前叫能高林場，故命名能高教講座。從今年(2012)開始運用基金會利息以及資金來運作，開辦活動，並資助系學會活動，如森林週、系刊出書等。這是擔任森林系系主任時完



圖六：李久先會長擔任森林系系主任時期之聘書。

圖片來源：李久先會長提供。



圖七：李久先會長擔任森林系系友會顧問時期之聘書。

圖片來源：李久先會長提供。



成的工作。

另外，在任期中回想以前實習課情形，實習地點主要是新化林場和惠蓀林場，因為設備很齊全，又因兩地風景很優美，變成國家植物園與森林遊樂區，假日有很多遊客前往旅遊或住宿，當時努力規劃並升級該林場設施，讓師生與遊客都能使用且舒適，相對的，東勢林場就沒辦法兼顧。現在都會建議林管處，每年編一點預算讓學生去研究，不要辜負國家給我們的資源設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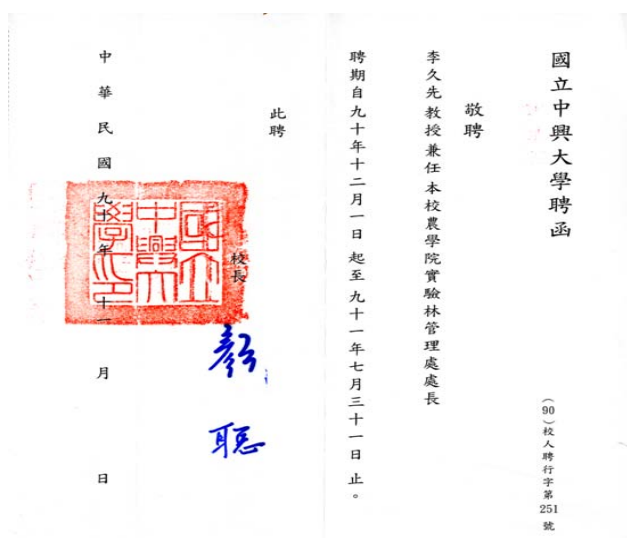
臺北文山林場和東勢林場很可惜，這兩個林場我們太生疏了，不但學生少去，甚至有些老師也不曉得在哪，當系主任時就找機會租遊覽車帶所有老師去參觀。不過文山林場要進去並不容易，我們只是站在河岸邊遙望而已，現今已經變成翡翠水庫水源涵養區。據我所知，從日據時期開始就有師生在那邊做學術論文。東勢林場早期也有很多師生在研究，不過現在都很少了。即使總面積有三百多公頃，但比較平坦的地方都被農民佔去，向我們租地。後來僅有去整理東勢林場辦公大樓門牌，讓大家知道那是興大的林場。

### (三) 實驗林管處長

系主任任期屆滿想要退休時，又被推薦為林管處處長。雖然任職時間不長，不過申請經費的機會很多，也是新化林場改為國家植物園的時間點，惠蓀林場國際會議廳和實習系館也是那時興建起來。當時臺大想申請一億元經費來整理南投縣鹿谷鄉鳳凰谷鳥園，結果臨時放棄，教育部就詢問我們學校有無意願爭取，結果爭取到幾千萬經費，興建不少建築物，我覺得當時真的是天時、地利、人和。我想不管在森林系或是夜間部，都是一系列傳承，每一階段每個

人都會有貢獻，我們只是留下一些痕跡。在學校中經歷過不同職務，都是學有所成後，對學校的回饋，對學弟妹的服務機會，不論是擔任校務委員、校評委員、校訓育委員、經費稽核委員、員工生消費合作社理事主席等，皆有參與，都是抱著服務的心態去面對。

林管處處長任內印象較深刻的是實習房舍修建，當時的場長林明進先生有一天來找我，說實習房舍是通鋪，學生們反應沒有套房，夜間去洗手間不方便，尤



圖八：李久先會長擔任林管處處長時期之聘書。  
圖片來源：中興大學退聯會李久先會長提供。

其是雨天，希望能夠改建。我向場長表示，希望他能找到變通方法，來改善住的品質。過沒多久，他又跑來找我，說由於受到九二一地震影響，房舍雖未達改建年齡，因受到地震波及已有新法規依據，可以立即改建。我的想法是要提供一個更好環境供師生們使用，也因地震關係，很快的，房舍就在我任內進行改建。

然而，在諸多改建過程中，仍有遇到阻礙，例如惠蓀林場大門入口原生植物中心。當時經費已有，因申請用地面積不符規定，受到南投縣政府阻止，致使該經費保留了兩年；後來解決方案是更改設計面積，終於獲得縣府同意，房子也就順利蓋起來，這件事可以向現任林管處秘書李明益先生求證，整件事是由他策劃。這件事告訴我們，面對任何一個機關單位，彼此協商與溝通是絕對需要。透過溝通，把彼此問題解決，這是我認為在任內另一件成功的事例。

#### (四) 學術成果

在日本攻讀碩士時，曾研究森林肥料與林地應用肥料等各種試驗。林地應用肥料是當時日本一間肥料公司提供資金，由東大森林經營系所的研究室進行研究，研究室就以這筆經費提供給我去一座名為小根山試驗林場進行研究。透過先前諸多學者研究資料，再加上自己研究調查分析成果，本來希望能將林業肥料引進臺灣，因當時臺灣農業肥料是有，可是很少有所謂的林業肥料。臺灣多數林業肥料被運用在竹林，學成歸國後所投入的也是在竹林部分。

其實林業肥料主要應用在臺灣檜木林上，檜木是臺灣極為重要的樹種，具有很高經濟價值，因此我們的研究大都在檜木生長上。試驗林地在大雪山、太平山、林田山，除了竹林、檜木林外，還有一個系統性天然林經營研究，但天然林生長過程雜亂無章，且較無經濟價值，於是在全臺找了幾個地點，如花蓮、合歡山下鳶峰等數個地區來做試驗，並且將它們傳承給後進學子持續研究。我們在大雪山檜木林試驗林地就培育出許多碩士生、博士生，因為森林試驗最重要的是在於傳承，幾乎所有研究可以說是在一個系統之下持續進行。我所做的學術成就大致上圍繞在竹林、檜木林以及天然林這上頭。

### 三、 退休生涯

#### (一) 養生之道

我本身有保持運動的習慣，每天早晨花一個小時打太極拳、練養身氣功等，活動筋骨、保持身體活動。閒暇之餘，會回到鄉下地方，種種蔬菜、從事園藝活動，盡量不要讓自己閒著。因為喜歡交朋友，常會與朋友們聚會聊天。另外，練合氣道已經三十幾年了，一開始是跟臺灣合氣道創始人李清楠先生學習，他原本是練柔道，在警察大學任教；跟他相識是經我同系學長陳景雄先生與王文明先生

引介下，互相交談後才知道他是臺灣合氣道協會會長；在一次研習會結束後，回程途中他身體不適暫住我家休養，爲了感謝我，於是邀請我擔任協會顧問，後來成爲該會副會長，因此與合氣道結下三十餘年緣分。就我所知，合氣道是一種不與人爭、和平、有禮且修練身心的武術。這跟我們中國長久以禮儀之邦自居的概念可說不謀而合。

## (二) 服務大眾

退休之前，臺南有間臺灣首府大學，創辦人請我過去教書，但這不是事先已經安排好的規劃，我的條件是不要兼任何行政主管，對方也答應，於是當了七年專任教授，直到七十二歲才讓我退休，不過還是讓我繼續兼課。



圖九：李久先會長近照。  
圖片來源：國立中興大學校史館組拍攝。

退休後我在不少機關團體服務，比如世界和平組織臺灣總會理事、臺灣省合氣道協會會長、臺中地區安徽同鄉會會長、中部地區和平大使聯誼會會長、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退休人員協會副會長等，常要到各地開會。不過本行還是不能放棄，像林務局也都會請我幫忙，所以現在過著非常充實的生活。

## (三) 退休人員聯誼會

### 1. 退聯會成立緣由

記得那時候是由已經過世，曾擔任興大總務長李春序教授發起，是初期創設最重要的發起人，還有貢穀紳校長、莊作權主任，以及人事室洪作賓主任等幾位先生襄贊。當初是爲許多退休教職員除居家生活之外，提供一個聯誼場所。當時並不希望學校撥經費提供我們辦慶生會、各種聯誼活動，而是由我們自己捐錢籌辦活動。後來其他學校得知我們成立退聯會後，紛紛邀請我們去它們學校分享經驗，協助發展類似組織，甚至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退休人員協會也邀請我們去分享經驗。

退聯會後來跟全臺各地退休聯誼組織都有往來，彼此互相交流。大家在推動退休人員權益、爭取各大學五年五百億預算上有共同目標，透過團體力量，才能夠完成爭取權益、爲校謀福利。

### 2. 擔任退聯會會長

去年(1211)年底，有幸由興大退聯會同仁推薦，成為會長。我認為有機會就該為別人服務。退聯會成員都是一些早期任教的師長與同仁，有幾位已高齡九十，如貢穀紳校長等，八十歲以上的人更多，可說是退休教職員工大家庭的延續。幾天前有辦過杉林溪一日遊，下個目標是八仙山一日遊，一年之中也會安排兩次國外旅遊。



圖十：退聯會主要發行之刊物《退聯通訊》。  
圖片來源：國立中興大學校史館組拍攝。

學校對教職員退休生活極為關心，我們也會找一些事物來充實退休生活。李德財校長答應補助退聯會一萬元，聽到後相當高興，也請工讀生來幫忙，這些都是學校關心退休人員的作為。全臺各退聯會中，興大是最早成立，國立大學中最關心退休人員的也是興大，與興大悠久校史精神相呼應。

另外有辦通訊雜誌，一年四期，每年三月一日、六月一日、九月一日以及十二月一日出版。內容多半介紹學校最新動態、退休人員分享的文章、活動消息等。提供給所有退休人員作為參考。

#### 四、對學校的期許

我給我們學校的建議是，因為興大是全臺歷史最悠久的國立大學，比臺大還要早八年，希望興大能夠持續在中部地區發揮舉足輕重學術領導地位，並期許國家以興大為榮。期許興大學生能夠對過去校史有所認識，鑑往知來；要知道，興大最初肇始校址是在今臺大校地，如果不是當時日本總督府要成立帝國大學，要與學校有所區隔。我們學校可說是當時全臺第一學府，直到臺北帝國大學(今國立臺灣大學)成立後，與臺大還並存兩年，直到校本部遷到臺中現址，才跟臺大正式分道揚鑣。這些過往說明興大有光榮歷史傳統，希望同學能夠以學校歷史傳統為榮，努力追尋、創造新歷史價值。同時也期望同學在學術上能夠持續保持高度競爭力，不可只滿足於現況，不求精進，期待興大時時刻刻都能培育出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的人才。